

小令 著

風爭水奇

  中国言实出版社

小令 著

風爭水奇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争水夺 / 小令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71-0618-0

I. ①风…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203 号

责任编辑: 李 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7.7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7-5171-0618-0

序

小说主人公杨天德是在我的祖父和父亲的综合特点基础上加以想象出来的人,虽然这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但也是非常真实的人物。

我的祖父,他固执得就像个传奇,常常让人意外。他的一生曾有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最终能够活到八十七岁的高龄,全仰仗他那固执顽强的意志。但这并非都是好事,他对人对事的认真和倔强经常令身边的人感到困扰,甚至因此招人厌恶。偏偏他还是个不懂修辞不懂掩饰的人,想到什么就坦白直说,得罪别人是常有的事。他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想到什么就认为是什么,有时候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他的想法单纯得仿若孩童,却从未被人理解,我想他一定是寂寞的。小说人物杨天德爱较真的脾气和自以为是的固执便是来源于我的祖父,他们的行为让世人无法理解,他们都是寂寞的人。

我的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乐天知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他都能看得开,笑呵呵地对待一生的坎坷。从前我总以为他这一辈子的失败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以为他胸无大志才最终一事无成。后来当我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经受种种失败之后我才终于开始理解他,年轻时候的他大概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是这一生遭遇了太多挫折和打击,最后不得不看开一切。他常常说起《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的那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

他用来安慰自己的精神法宝。小说里杨天德的性格虽然并不完全像我的父亲,但他也同样具备了这样一个法宝,当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要借助于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努力将一切看淡。能够乐观地接受命运不济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我由此而敬佩他们。

谨以此书,献给我尊敬的人!

小令

2014年6月28日

风

水

争

第一回

站在福沛山上北眺,可以看见一条龙脉自北奔腾而来,七起七伏,腾挪跌宕,活泼的蛟龙行至此间,被脚下的双溪河拦住,突然来了个优美的回眸一顾,顿成绝妙的回龙之势。双溪河自西朝东,水流初来时深长,潺潺有声,流经福沛山前时,在龙头回眸处汇集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水流入潭中就有点儿不大愿意继续前行的意思了,踟蹰地打着转儿,实在盛不住了,才不得不沿着福沛山的山根缓缓向前,运行出一条线条饱满的弧形轨迹,最终在福沛山的左侧方恋恋不舍地朝东而去。转头再看龙身左右,青龙白虎清晰可辨,引领着大大小小的护砂如拜舞之臣列居两侧,俊秀多情。

有人便将这一风水宝地喝形为“黄龙奔江”。

天大早,太阳刚懒懒地露了个脸,村东头的杨天德就领着他那十五岁的儿子虎崽,一路踢踏着草叶上的露珠走上了福沛山顶。

当父亲的领先走上山头,他伸手指着山顶上一个微微有些凹陷的地方,提醒跟在后面尚未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儿子,说:“虎崽,你看这边有个略微凹下去的地方,这就是真龙的脑心穴,一旦点中了这个位置,真龙之气就都被它占取了,按理说,真龙点穴也可以取眼、鼻、口三个穴位,可是从这个形峦格局上来看,那三个穴位都不是很明显,只有这脑心穴最为清晰可辨,点这个位置一定没有错,占住了这个位置,其他的穴位也就废了,所以你一定要牢牢记住,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把我埋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一副满心期待的样子,似乎眨眼间就已看见自己躺在一副漆黑的楠木棺材里,正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被四个抬棺材的年轻汉子抬上山来,坟坑的位置就在眼前他用手指着的那块凹陷的地方;又

一眨眼间，坟头上竖起了墓碑，碑上刻着“杨氏十八世子天德公之墓”；然后穴位四周用坚硬的石头垒出一个固若金汤的壁垒，从此他便大可放心，安然无忧地长眠于地下了。

杨天德现年四十八岁，身体健康，精神活络，要说死，恐怕还得等上几十年。可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赶在事发之前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大清早将他的后事交代给他尚未成年的儿子呢？

事情说来话长。

杨氏祖籍江西赣州，听说是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的后人，明朝中后期从赣地迁至粤东，渐渐在此生根扎基——这就是现在被称为客家人的其中一支队伍。从迁入粤境的那一辈开始算起，传至杨天德这一代刚好是十八世。昔年杨公的绝学传至今日几经没落又几经救赎，早已面目不全。到杨天德祖父元贞公的手里时，凭借着他的聪敏好学和优良的遗传基因，祖上的堪舆秘学在他手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性突破，加上老祖宗杨公的知名度作为活字招牌，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堪舆大师，甚至时常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忠实信徒不辞辛劳前来求教。关于绝学的留传，本来按照元贞公的意愿是父传子，子再传孙，一代代延续下去，香火不断，绝学不绝。可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却结结实实地打击了他一把，因为风水地理属于“封建残余”的旧思想旧文化，作为旧思想的传播者，是“立四新”的红卫兵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家里的书籍字纸，连小孩子画了小人儿的纸片也不放过，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杨天德的祖父和父亲常常被揪出去批斗，除了肉身的折磨，红卫兵们还想出了一些尖酸可笑的整人绝招，例如剃十字头、剪小裤腿、穿火箭鞋等等，给这些“封建余孽们”注上特殊标记，好让他们走到哪里都能一眼就被大家认出来。杨天德的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后又被强行剃了十字头，他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夜里回到家偷偷喝了药，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四肢僵硬。杨天德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也死了。

倒是杨天德六十多岁的阿公还能坚强地活下来，虽然长子夫妇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研究自己喜爱的堪舆术，而且把这一绝学私下里传给了他的长孙杨天德，并告诫他的

孙子千万不可将所学向外人展示,免得招致灾祸。直到阿公八十岁去世那年,杨天德背着个罗盘四处观风察水时,才被人识破真本领。自那以后,上门找他相地算命的人开始络绎不绝起来,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干起了这一行业,敬业精神令人叹服,但凡有人请他出山,他宁愿放下手头的农活,把插秧割禾这样的重活儿留给体弱的妻子,自己背上一个罗盘就兴致勃勃地出门去。

替别人看了十几年风水之后,杨天德就想到该为自己的后事打算一下了。

福沛山位于杨屋村北方向,离村子有二三公里的路程,南边的山腰上有一座古旧的建筑,是道派真空教的道堂。道堂的大殿中央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大镜子,镜子上用朱砂写着“空中”两个大字,“中”字镶在“空”字的腹腔之中,从整体上只看到一个外表圆润而饱满的“空”字,仿如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中”字就是她的胎儿。镜子前面的脚地上规整地摆着五张太师椅,这五张椅子是真空教五位祖师的法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坐上去,否则便是冒犯神明。椅子前面是长方形的木制香案,案上放着一个大香炉,供善男信女们烧香许愿。香案前面的空地上“一”字儿排开五张大蒲团,平时人们就在这蒲团上向祖师们行叩拜之礼,遇到教内的重大节庆日,道长们就坐在这蒲团上念经打坐。

据说这座道堂的最初历史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光绪年间,古老的道堂在风雨飘摇和社会动荡中悄然走过了百年时光。在解放初期,这里还是仙家祖师们呼风唤雨惩恶扬善的圣地,关于斗法和驱邪的话题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劳作之前的谈资,其热度丝毫不逊色于今日见诸报纸杂志的娱乐新闻。可惜这种盛况到“文革”时期,乃至之后,就再也不复存在了。人们在为了自己的信仰吃足了苦头后,再不敢公然提及这个敏感话题。后来据一些有阴阳眼的人说,在灾祸降临之前,住在道堂中的仙家们已然预知了劫难的到来,纷纷提前离开了,有更具体的说是亲眼看见仙家们沿着双溪河逆流而去,也就是说向西边的方向远去了。神仙们离开后,道堂里发生了一起火灾——其时人们的生活正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家家吃了上顿管不了下顿,道堂内的香火早已停歇多

时,连看守道堂的人都撤回家搞生产去了。没有人知道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半夜里忽然一片火光冲天,谁也没有来得及去救这场火。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天人们赶到道堂里一看,“一”字儿排开的五间建筑中,左边的杂物房和休息室被烧成了灰烬,右边的偏殿和厨房也毁得差不多了,只有中间的祖师殿依然完好,仅仅是墙壁被烟熏得发黑,连一根椽子都没有损坏。这个奇迹除了用“神明庇护”这样的观点来阐释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只是当时的人谁也不敢说出来,直到事隔多年后才有人大为感慨地发表议论:“看吧,神明无时无刻不在注视我们呢,是善是恶他自己最清楚,是好人总会被他保护着!”不知是这位老人将那些屋子当成了人,还是她借题发挥另有所指。更多人则愿意相信这场火灾是仙家祖师们欲取故施的高明手段——因为道堂遭受了火灾,终于幸免一难,躲过了那些视旧思想为仇敌的革新派人士的捣乱,祖师殿因而保存了下来。

历经了几近三十年的风雨之后,祖师殿虽然在当年的大火中得以幸存,却撑不住这二三十年的风吹日晒,终究成了一堆废墟。村里的长辈杨丙超老人第一个站出来号召大家募捐集资修复道堂,他的主意很快就得到了其他长辈们的赞同,于是迅速组成了一个“修复工程主持团”。人们对待信仰的热情可以从其捐款的积极程度中表现出来,年轻人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不在话下,老人们更是从床底下柜子下掏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私房钱,恭恭敬敬交到坐在神案面前写功德榜的理事员杨丙超手里,眼看着丙超老人骨瘦如柴的右手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与他的手同样瘦弱的正楷小字:某某 30 元;某某某 50 元……似乎只要等大殿修好之后,这张写着自家名字的红纸往大殿两侧一贴出来,马上就可功德圆满,获得下半辈子甚至下辈子的安享太平。

自从半年前修复工程动工以来,村里已经发动大家募捐了好几次,杨天德的女人吴翠妹的名字就已在红纸上出现了多次。同时她也没有忘记给家里人争取积德的机会,每次都会多出几份钱,让丙超老人把她全家人的名字写在功德榜上,颇像是出钱买成绩的作弊行为。

杨天德对女人的这种行为表示不屑,说:“瞎忙活,求人还不

如求己，你要是现在去镇上给我买两瓶烧酒来，我立刻就能帮你算出下半辈子的福气。”

女人立刻反驳他说：“喝酒能喝出福气来吗？就知道惦记这个！要不是我天天求神拜佛保佑你，你以为你能有现在过得这么自在吗？”

杨天德的鼻子里哼着道：“你那是迷信，鬼神是用来吓唬教育人的，他根本就不存在，怎么保佑你？”说着他又开始三句不离本行地讲起了他的风水和命理。

倘若你对他说看风水算命也是迷信的话，他定然饶不了你，就是辩个三天三夜他也会同你较真到底。

早在二十年前，杨天德的阿公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曾向孙子指点过“黄龙奔江”这一龙脉。老人还说，福沛山的那座道堂就像是真龙脖子上戴的一颗明珠，能埋在这座山上的人，一定能够吸取这道堂的灵气，成仙成佛，为子孙后代造福。杨天德虽然不大相信修仙成佛的事，但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他一直都将这些话牢牢记在心上。

与此同时，阿公还告诉了杨天德另一个被喝为“蜈蚣吐珠”的宝地，那是在五公里之外的三家湾水库边，水库的对岸就是马坑村刘姓人的地带。阿公过世的前后一段时间，杨天德在两块宝地之间反复斟酌了无数遍，始终认为“黄龙奔江”要胜过“蜈蚣吐珠”，但后者见效快，二十年之内定能发家致富，前者虽有富贵双全，却要等上三五十年才能见效。同时他也考虑到，“黄龙奔江”近在眼前，易于保护，而“蜈蚣吐珠”远在数公里之外，五公里路程虽然算不得十分遥远，真要走起来也得花上一个钟头左右，有点儿鞭长莫及，不好看护。杨天德担心这块好地方被人抢走，所以决定派出阿公老人家的“法驾”前去镇守，也就是把他阿公的棺材埋在那里。

剩下这个近处的“黄龙奔江”便由他亲自小心守护着，留待有朝一日派上用场。这十几年来，他的守护可谓小心备至，首先，他不能明着告诉别人这是被他看好的风水宝地，免得有人来打主意。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让别人动这龙脉上的一草一木，若是山上

的植被和土质遭破坏,龙脉的灵气也会随之被损坏,所以他得时常去看着,一旦发现有人砍树刨土,他立刻就得前往阻止,理由当然是“爱护山林”、“保护国家财产”。虽然当时政府已有明文规定不准上山砍伐,还定出了偷伐树木的赔款价目,有些胆大的村民还是时常趁农活空闲之余上山去偷砍一些松树带回家当柴烧。这种事杨天德自己也不是没干过,倘若别人砍的是其他山上的树,他也不会多管这闲事,只是看别人拿刀砍到他的坟前来,他才不得不出面阻止。为了不让别人有反讥他的机会,从十几年前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动过公家的一草一木,就连偶尔他女人从山上折些树枝带回家也会被他骂。对此,管理区的干部还当众把他狠狠表扬了一把。

今天是杨天德第一次带他的儿子虎崽来瞻仰他的宝地,原本想给虎崽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宝地的形峦格局,谁知这小子居然整个没睡醒的样子,跟他说什么他都给你糊糊涂涂地点头应付,阿爸问他一句:“穴位应该朝哪个方向?”他睁着一双茫然而无辜的眼睛盯着老爸,如坠五里云雾。气得他阿爸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扇醒过来,“同你讲了半天,都听到猪耳朵里去了!”

杨天德家里的条件算不得好,为了这个儿子,前边不得不生了三个女儿。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小子,自小就被全家人寄予了莫大的希望,都翘首盼望着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时刻快点到来。

农村里都流行给小孩子起野名字,要么听着凶狠怪异,要么叫得卑贱粗俗,诸如“豹仔”“野猫”“牛屎”“狗大便”,捡着什么难听就叫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担心孩子小时候难养活,叫这些恶名可以驱邪。听说有一种喜欢勾小孩子魂魄的孤魂野鬼经常伺候在山道边,遇到小孩经过,常把他的魂魄勾去玩儿,有的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小孩子要是上山就得特别小心,大人要跟在后面,时不时地喊一声他的野名字,那些孤魂野鬼听见这些难听的名字就不敢打他们的主意了。虎崽小时候体弱多病,他阿妈不得不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为了能让他顺利长大成人,阿妈就给他取了“虎崽”这个野名。

虎崽大名杨垚,这是他阿爸给他取的。叫这名字的道理很简

单，庚午日生于丙午月，杀强身弱，不见印绶，自身的土力不足以与火力抗衡，只好借助外力，选择三个土的“垚”，是希望以土泻火生金，平衡五行，带给他好的运气。这跟杨天德以“天德”为名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的八字中带了月德贵人，而缺了天德贵人，两者缺一，福禄不全，以“天德”为名是希望能够唤来天德贵人的眷顾，多福多寿。当然，这个名字是他阿公给他取的，仅能代表阿公对他的美好期望。

杨天德说他的儿子命中带有华盖，跟五行术有缘，于是打算将一身的绝学传授予虎崽。自从虎崽六岁上幼儿园开始，阿爸就不时地给他灌输基本的五行知识，偏偏这小子不争气，喜欢跟他老子作对，教了他两三年，连六十甲子也记不全，他老子一生气就要拿棍子抡他，每到这个时候，这小子就变得特机灵特醒目，一看行情不对，立刻逃到阿妈身后躲起来。当妈的总是拿豁出老命的架势护着儿子，弄得他老子有气没地方出，只好把火发在旺财身上。无辜的旺财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棍子，痛得它“旺旺旺”地满屋子乱窜，后来吃棍子的经验多了，它也学聪明了，一见虎崽阿爸找棍子，“嗤”一声从桌子下面跳起来，往门外飞奔而去。虎崽阿爸就在门口指着狗屁股说：“连这畜牲都越来越聪明了，你这鬼崽子怎么就没点儿长进？”

“鬼崽子”是客家人对小孩子的一种统称，跟“小兔崽子”是一个意思。虽然杨天德常常骂他儿子“鬼崽子”，其实心里却是疼得要命，毕竟是得之不易的独苗苗，对他抄家伙也是为了他好，恨铁不成钢哪！

再回到福沛山上的情景，杨天德一怒之下又要教训他的儿子，可是因为这山上时常有人来拾柴，一时半会儿要找根三尺长的树枝都难。虎崽一见他阿爸四处寻觅什么，没睡醒的脑袋立刻清醒过来，调头飞奔着往山下跑，那速度跟四条腿的旺财有得一拼。

杨天德没找着树枝，儿子又跑了，便追在后面大喊：“鬼崽子敢跑！你慢点，看我怎么整你！”

他喊也是白喊。虎崽跑得更快了。父子俩拿出了百米赛跑的劲头一口气跑了两三公里。

暮春的早晨,村里的女人们都习惯趁太阳还不热烈的时候挑着一担尿桶去菜园子浇水,也有更勤快的,天不亮就起来给果园子锄草,这会儿正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时候。她们走在路上看见这对穷追猛赶的父子,都觉得又奇怪又好笑。

高中生杨婉婷一早帮她阿妈到菜园里摘菜,这时候正提着一塑料篮子的青菜往家里走,她看见在大路上赛跑的父子俩,就停下来喊杨天德:“大伯,你这么早起来陪虎崽练习跑步,难道还想让他赶去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吗?”

天运老婆刘桂香也放下肩上的尿桶,看着父子俩乐呵:“莫非这两崽爷撵了一夜的兔子?要不怎么一大早就从外面跑回来?”

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黄梅英也被吸引住了,放下锄头喊:“阿哥,我弟媳妇的八字你看了没有啊?她头胎要生男孩还是生女孩?阿哥,你别跑这么快啊!唉!”

杨天德的两条腿就像通了电的跑步机,怎么喊也停不下来。从福沛山跑下来,跨过双溪河上的竹桥,又跑过五丘田,跑过狗墩家的荔枝园,跑过村里的大马路,再拐进村东头的小岔道,朝自己家门前奔去,直到在家门口把一个人撞得四仰八叉,才总算停了下来,扶着木栅门猛地喘气。

被撞倒的人老半天才揉着后脑勺爬起来。原来是在村口采石场当会计的扁头杨天华,他在屋里看见虎崽气喘吁吁跑进来说阿爸在后面,就从屋里跨出来想要迎接一下,没想到一出门就被虎崽阿爸撞翻在地,脑袋磕在门槛上,疼得他“哎呦哎呦”直叫唤。他摸着险些被摔得开花的脑袋,埋怨说:“做什么这么大火气啊?一见面就把我给放倒了!”

虎崽阿爸倚着木栅门半天说不出话来。虎崽阿妈提着火钳从里面走出来,一见她男人这样,也没好气地说:“撑着了不是?一大早跟小孩子狗撵兔子,人家扁头在这里等你半天了。”

扁头这才想起还有件比他脑袋更重要的事,赶紧去拉杨天德:“阿哥,今天我们老板的朋友儿子满月,请你过去给看一看,待会儿就派车到石场门口来接,你快准备一下跟我走吧。”

虎崽阿爸好不容易喘平了气,伸手指着屋里说:“你等等,我要进去跟虎崽交代一下。”

虎崽阿妈一听，赶紧堵住门口，劝阻说：“好歹十五岁的儿子了，让别人看见挨打多难为情？你就给人家留点面子吧。”

扁头也说：“是啊是啊，要打你也等晚上回来再打吧，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走吧。”

虎崽阿爸不理他们，推开拦在大门口的女人，自顾自往里走：“你们知道什么啊？等我一下，很快就出来。”

吴翠妹虽然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劳动妇女，可毕竟身子单薄，被她男人拨拉一下就撂一边去了，回过神来赶紧往里追，一边喊：“唉，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唉！”

虎崽躲在屋里，听见他阿爸走进来，吓得就要往床底下钻，杨天德一把将他揪住，一本正经地说：“鬼崽子，今天我不打你，今天早上我跟你说的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否则我一定会抽你。”

吓唬了虎崽几句之后，杨天德转身走去自己屋里，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抚了抚衣角，穿在身上就出门去了。

采石场老板名叫刘大鳄，是马坑村人，也是附近几个村子中首屈一指的富户，目前在他手上经营的采石场就有三个，杨家村口的只是其中一个。

今天给儿子摆满月酒的这个人是刘大鳄的一个客户兼老朋友，此人是本镇龙河镇上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叫做朱国彪，也属当地富豪，早些年他已在镇中心地段盖起了花园洋房，只可惜一直膝下空虚，如今年过四旬才终于盼来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儿，那隆重仪式当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之家所能及。

杨天德跟着扁头刚走到村口，就看见远处一辆白色面包车驶过来，不出所料地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司机探出头来跟扁头打了声招呼，叫他们上车，载着两人往镇上的方向开去。

朱国彪的三层式小洋房建在镇中心小学的旁边，里里外外都贴着白花花亮闪闪的瓷砖，车子驶在大老远的马路上就已让人瞻仰到了这一抹亮色。杨天德一行到达时，朱家大门前已然整齐地停了一排由小轿车、面包车、商务车组成的车队，还有一大群摩托车、单车不成规矩地到处散落着，像过年一样热闹。

杨天德跟在扁头身后，穿过空阔的院落，走到大厅门口一看，

那景象简直要令人有些儿惊慌。只见宽敞的大厅里只摆了三张桌子，正中央一张大圆桌，上面坐着七八位镇上的干部，连书记和镇长都亲自前来替这位刚刚降临人世三十天的朱大公子捧场，朱国彪十分得意又十分谦虚地陪在一旁大声对领导说着恭维话。大厅的左边是一桌西装革履春风满面的成功人士，刘大鳄也有幸位列其中，此时正满面红光，跟邻座的人侃侃而谈。右边一桌坐的似乎是朱家的宗亲，都是长辈，十几个老人不言不语地坐着吃饭，个个安静得像庙里的佛。然而，就算朱国彪觉得这些老古董没有任何用处，只要他还承认自己是朱家的子孙，办酒席时就得请这些老古董们在他家的大厅上端坐着，这就是规矩，千年不坏。

杨天德和扁头在大厅里张望了一眼，知道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有点儿不知怎么办才好。幸好这时候正有一个办事的人过来指引他们，来人是朱国彪的侄子朱满雄，他告诉杨天德他们说，上厅里因为有贵宾，所以不敢再安排其他客人进去坐，亲戚们都在下厅吃饭，另外请了好几位算命先生，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房间方便议事。

于是这个伶俐的小伙子殷勤地领着杨天德他们穿过上厅外面的走廊，来到热辣辣闹盈盈的下厅。小伙子让扁头留在下厅，转身又带上杨天德继续往前，上了一层楼梯，打开一扇门，杨天德一下子就看见了七八张面孔。也有那么几张脸他是认得的，马坑村刘振，跑马村的陈大志，甘田村的吴茂和吴盛，这几个都是附近一带颇有点名气的五行先生，他们的职业都跟杨天德的一样，平时在家务农，有业务上门时，背上罗盘家伙立马出门去，给人看看阴阳风水，算算八字命理。今儿个朱家特意将他们请了来，目的当然是为了给刚出生三十天的朱大公子算算前程未来。

杨天德心想，光他认识的这几位就已是附近十里挑一的五行师，那几位不识得的还不知道是从多远的地方找来的呢，看来这朱国彪还真是有些儿能耐，哪行哪业哪个角落的人都能被他召唤过来。同时，他心里又隐隐觉得有点儿不自在，按常规来说，无论是作为风水先生还是算命先生，被请进了屋就该受到主人的特别款待，即使没有好茶好饭，主人也该亲自作陪，喝上两杯热茶，拉拢拉拢感情。可是今天的遭遇实在是有点儿令人尴尬，把这七八

个本就同行相妒的大活人硬塞在一个屋子里，主家迟迟不到场，大家随便扯些咸淡，互相向对方吹嘘自己，这么多张嘴凑在一起，差点儿没把这三层小洋房给吹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朱满雄进来发给每人一张纸，每张纸上都写着八个字：丙子、辛卯、甲寅、甲戌。朱满雄说：“二叔他在上厅招呼贵宾一时半刻走不开，请各位师傅见谅！这纸上写的是二叔他崽的八字，各位师傅先看看吧，马上就吃饭了，具体什么情况就等吃完饭你们跟我二叔当面讲吧。”

一时间，屋里的七八张脸全都对着自己手里的纸头严肃起来，也有人掏出随身携带的钢笔，低头在纸上写起了字。

不一阵，果然有人进来替他们摆了饭桌，端进来酒食，午宴正式开始。杨天德喝了几口碗里的老酒，觉得这酒实在有点儿太甜，正琢磨着这里面是不是掺了白糖，朱国彪就在这时从门外喷着酒气走进来，一进屋便向屋内的人拱手致歉：“怠慢了各位师傅，抱歉抱歉！没办法啊，镇上的各位干部都来了，怎么着我也得陪他们走走场，幸好他们都是大忙人，这会儿都走人了，各位师傅可要慢慢吃好喝好啊！”他伸头往饭桌上一瞧，立刻大叫起来：“满雄！满雄！你怎么招待客人的啊？连白酒也不开一瓶，尽给各位师傅喝糖水！快去拿两瓶五粮液过来！顺便给我加双碗筷。”

朱满雄赶忙去拿了两瓶五粮液，一边添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原想各位师傅等一下要商量事情，怕喝醉了不好，这老酒度数低，多喝点也没关系。”

朱国彪连连摆手说：“这你就不懂了，各位师傅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这一两杯白酒怎么就能喝醉了呢？你去厨房里看看，还有什么菜赶紧给我上齐了。”他拉张椅子坐下来与诸位敬酒，话题自然很快就扯到了那张纸上的那八个字上面。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刘振悄悄递给他一张纸，纸上写的除他儿子的生辰八字以外，另外简单勾画了几个大字，写着：春木必寿，富贵之命。朱国彪一见，喜得眉毛扬了几扬，但考虑到在场的人物众多，只得收敛了神色，抬头去看其中年纪最长留着长髯的一位五行师，问道：“曾公，您先说说您的看法。”

杨天德一直听说坪西镇有位曾公对阴阳宅风水非常精通，久

闻大名却未曾谋面，想来正是眼前这位，但不知他对八字命理究竟有何高见，权且坐在一旁洗耳恭听。

老者捋了捋长须，悠然道：“令郎甲木生于卯月，且自坐禄位，身强，必定好养。只可惜，卯为甲之羊刃，时上透比肩，起运又遇正偏印，旺而无制，只怕将来容易招灾惹祸。”说到这儿，老人停了停。

朱国彪睁圆双目追问道：“有没有办法补救？”

老人微微点头，继续他刚才未说完的话：“像这种羊刃格的八字最宜用七煞驾刃，名为武贵，逢之必为大将。可惜令郎的命局里不见杀星，只有一位官星透出，又被食神合去，作用不大，要想作补救，我看在名字上做些手脚倒是个办法。”

八字算命的原理就是在人出生的年月日時中探讨五行的旺衰程度，及其生克制化，并参考大运和流年的影响力，判断出孰胜孰负的结论，其结果无论任何一方过于强势或过于弱势都不够理想。若一个人八字中的五行不能达到势均力敌的平衡趋势，则往往要寻求外力的援助，以期达到内部五行的相对平和。

陈大志坐在老先生一侧，赶忙替他补充说：“对，取个带金属偏旁的名字是个好主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只有杨天德一言不发，独自低头喝着酒。

朱国彪顾不得其他，赶紧叫人拿了一本新华字典来，低头认真翻阅着，过了一阵才抬起头来说：“按辈分排下来，我儿子属于‘满’字辈，如果要加上金属旁，那就叫做朱满钧，各位师傅觉得怎样？”

姓曾的老者一听却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关键在于那个‘满’字，水为印，令郎本来已是自旺，不能再以水相助，否则只有更坏。”

朱国彪有点吃惊，赶紧去看刘振。刘振轻轻朝他点头，惹得朱国彪心里暗骂：龟蛋！有话不好好说，搞什么传纸条，原来是想讨好老子，真是浪得虚名！可这个“满”字辈并不是由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由族里有名望的老前辈在很久以前就定下来的，并且早已写入族谱之中。他若想给儿子改名字，也得经过族里的长辈同意才行，否则这个孩子将会被拒绝承认是朱家的子孙。在关系到儿子一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朱国彪不敢有丝毫含糊，他赶紧叫